

1925年9月，六安青年黄人祥（瑞生、子仁、王振荣）与安徽同乡、婺源人王泽农（今属江西）、桐城人江福利去北京升学，三人同时考取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在他们从家乡带到北农大的消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六安大刀会1924年曾经占领过六安、霍山两座城池，并成立农民自己的政府。这引起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关注。

黄人祥，安徽省六安县石婆店沙家湾黄洞河人。家庭农商皆作、殷实富裕、幼读私塾。1919年春考取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下称“省立三农”）林学专业。学制4年，1年预科，3年本科。学习刻苦，品行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爱国爱民、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在师生中很有威信。省立三农第一届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当选为副会长，第二届时任会长。1920年，与省立三农首任校长、文牍兼修身课教学朱蕴山，日本留学生、省立三农学监桂月峰，进步学生翟启善等一起在省立三农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年12月26日，经省三农校长沈子修、桂月峰介绍，首批加入省立三农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在六安县城郊区秘密开展农民运动。1924年，六安爆发大刀会起义，迅速占领两座县城，建立相应的行政、军事机构，并得到百姓的拥护。这自然引起了秘密从事农民运动的黄人祥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六安及安徽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以李大钊为负责人的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这里的农民运动等即由中共北方区委负责。

北京农业大学，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是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北方区委西部委活动的一个据点。西部委书记乐天宇、李怀才、左士等北农大学生也是西部委负责人。乐天宇等当时还在北京郊区开展农民运动，得知黄人祥带到北农大的消息后，对六安大刀会破城、设立政府的行动甚感震惊与兴奋，深感有必要去实地调查了解，并向中共北方区委反映了这一意见。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六安大刀会组织状况及发展动向非常重视，立嘱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陈为人与区农委负责人立即派人去六安调查大刀会的事。

说来也巧，当时适有省立三农校长王兴序到京，向北农大访聘教员。经李大钊同意，遂由陈为人派乐天宇去应聘，由北农大同学阙向谦向王兴序推荐。

乐天宇，湖南人，北农大学生，中共北方区西部委书记，品学兼优，又有阙文楫推荐，王兴序校长即把聘请乐天宇任职省立三农教员事定下来了。聘书很快寄到，乐天宇即由蚌埠经过阳关到达六安。

乐天宇到达省立三农后，很快就听到厨工、学生、附近农民讲述1924年六安大刀会破城及占领六安、霍山的故事。乐天宇经过调查，并综合各方面消息，分析认为，六安大刀会是从渭河上游发展起来的，参加大刀会的人，都是贫苦农民。农民在家乡田，受地主家地租、高利贷剥削；进城卖农产品，受

李大钊关注六安大刀会

鲍劲夫 鲍峰

城市奸商、军队、贩子剥削。农民时常反抗这些剥削者。曾经有农民进城卖蒜头，与驻军打打架。受气后，组织农民到城市反抗，又受镇压。这样，就激起渭河两岸之苏家埠（离六安40里）、麻埠、流波、牛宝庄、金家寨等地的农民秘密参加大刀会。

乐天宇在省立三农工友帮助下，还对渭河中上游大刀会源起地实际调查。1925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在一位厨房工友荣本成向导下，乐天宇去苏家埠、麻埠、金家寨等地暗访大刀会活动。第一站是苏家埠，当晚也住在厨工向导的朋友家。此人姓田，是大刀会会员。当晚，乐天宇与田姓拉家常，想让田姓谈谈大刀会破城故事及现在活动情况，但没成功。可能因为大刀会遭镇压而失败的惨痛记忆使幸存的大刀会会员们被牵连而晦谋如深。

第二天是星期天，乐天宇一行到了麻埠。麻埠是皖西商业重镇，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是大别山心腹地一颗璀璨明珠，有“金麻埠”、“小南京”之称。乐天宇一行在麻埠吃过中餐后，下午去牛宝庄、斗米庄（鮑注：乐天宇笔下的“牛宝庄”可能为“流波渡”，在征集到的地图及《六安明志》、《六安县志》中，从未见“半宝庄”地名，也未见与“斗米庄”谐音的集镇名字）。在牛宝庄，荣本成找来几个据说曾参加攻打六安城的大刀会会员，有乐见面、交谈，但他们都不承认自己参加大刀会、参加攻城、反抗压迫的事实，与苏家埠的田姓会员表现一样。

第三天，乐天宇一行去金家寨。据当地人说，这里仍有大刀会暗中活动。

当时，六安驻军是马祥斌，他是北洋军阀政府家养的，很反动。依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在对六安大刀会及工农基本情况了解阶段，暂不组建中共党组织，可组建进步组织如体育会、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等，为党建、建团作准备。

经乐天宇对六安大刀会暴动调查后，由乐天宇写成《六安大刀会暴动情况调查报告》，于1926年1月提交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陈为人转交李大钊同志。该报告认为，大刀会是一个受压迫的半迷信团体，有仇恨之念，有违信之勇，没有政治头脑，没有革命组织。这份报告对正确对待会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9月，渭河流域大刀会复起，声势很大，省立三农学校一度停课。但大刀会没有破城。乐天宇奉中共北方区委之命，于12月再次到省立三农调查了解大刀会组织发展及活动情况。乐天宇到省立三农不久，旋即奉命，赶湘，参加湘南暴动。这时，省立三农青年厨工、共青团员、荣本成到长沙，通过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学生李启耕得知乐天宇在长沙住址，并找到乐天宇，并随乐天宇一起参加湘南暴动。乐天宇在被捕前，曾指示荣本成返回省立三农厨房工作，并将进步学生王洛兰等十余人名字告诉了他，让他找到乐学生，并可在进步学生中建立团组织。至此，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乐天宇调查六安大刀会暴动破城及乐天宇三赴六安告一段落。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母亲的“文艺范”

冯文

母亲自幼练习书法，擅长小楷。母亲说，她小时候写字都是用毛笔的。那时，外公在毛坦厂老街经营一家祖传的丝绸店，家里虽有账房先生，但母亲放学归来，总喜欢跟在账房后面学记账目，母亲觉得写字是一件有趣的事。

外公祖上世代以经商为主，祖训不管男女孩子都要学文。外公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因贪玩，喜欢耍枪弄棒，只好又送去学了三年武功，因此，在学业上没有精进。当外公看到自己小女儿记录的账本时，很是高兴，便经常给母亲几个小铜板零花用。

毛坦厂老街人文，源远流长。母亲记忆较深的是过年时，老街上家家户户都要贴上大红色的宣纸门对。可以说老街的对联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对联的内容寓意祥和、气势宏大；对联上的字也写得行云流水，笔画厚重。每逢过年，母亲便顺着老街街道，从大街头走到下街头，挨家挨户地看对联，从中观摩学习每一个字的风格章法。

母亲在毛小读书时，就经常被老师表扬她的字写得好看。母亲小学毕业后考入安徽省立女中（五年制），因战乱原因，

女中从省城合肥搬迁至金寨县（解放前称立煌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开始使用钢笔，可想而知，母亲的钢笔字也是极好的，尤其是她的草书。

在女中，母亲字写得好，也是出了名的。母亲说，她一生中难忘的是在立煌女中读书的那段时光，那是她一生中最简单、最甜蜜、最幸福时光。

母亲85岁那年，在银川二姐家用小楷写了一幅“岳阳楼记”，我们兄妹视为珍宝，这一幅留在小弟那里。这些年，母亲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字，分别留给我们七兄妹，她说有一天等她老去了，想她的时候就看看这些。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天赋也是很重要的。母亲虽育有7个子女，但我们兄妹在写字上，没有一个超越母亲的。好在遗传基因也同等重要。记得我们兄妹读书时期，都各自买过钢笔字帖练字，只大哥和小弟遗传了母亲写字的天赋，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

而母亲遗传给我们五姐妹的，是她的音乐和文学细胞。

母亲吹得一手好口琴。母亲吹口琴时，喜欢拿个小茶杯放在手中，边吹边打

可是爱面子的我深感不安，半天没走近桌子。好在他们俩也是农村出来的干部，理解农民的不容易。所以故意显出夸张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时地讲个雅俗共赏的笑话，觉得他们没有嫌弃、没有小瞧我，仿佛就是邻居家的两个大哥哥，我记住了这份情谊。

斗转星移，一不小心过去了三十年。一次回娘家的路上，见到了我同学，她不经意间说出那顿饭后的小波折。说时间不久，庙庄生产队现金保管员拿出一张发票给熊书记说：“你们那天的饭不是李队长长的，是你们队的，她把饭钱领回去了。”听到这话，我顿时勃然大怒：这不是污人清白，把人在脏水里按吗？看他文质彬彬的，怎么会干这么龌龊的事呢？我虽不知是多少钱，也不知道领导什么看法，但我知道他除了想阻挡我前进的路，主要想趁机捞点

拍子，母亲还擅长吹奏重音口琴，懂得换气的技巧，吹奏出来的音效特别好。我们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吹奏《渔光曲》《彩云追月》《乌克兰舞曲》《满江红》等经典老歌。

母亲在女中求学时就识得五线谱，歌唱得也好，从不走音。母亲80年代中期退休后，参加了淮北市老年大学书画班和音乐班，并担任音乐班班长，每次市里有重大活动时，母亲负责领唱或者担任指挥。有一次母亲代表行万里路，获得安徽省老干部局一等奖。

相比较，我在文学上遗传母亲偏多些。倒不是说我在文学上有天赋，一是自小我随外婆从南到北，行走的地方比较多；二是书也比其他姐弟看的多些。这是因为我从小不在父母身边，身边缺少兄弟姐妹的玩伴，多余的时间就用来看闲书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说来有些愧疚，母亲80岁之后写了不少有关故乡和游记的随笔。每次回老家，母亲拿给我们看，我们都不在焉。直到2017年夏，女儿在电脑上帮母亲整理了一篇有关乡愁的文章，发给了新媒



洪登北 摄

小钱。到家后，我气呼呼地拉大弟去找郑会计，大弟为难了：他是我师傅啊！是他教会了我修理农具，现在能挣钱有人家的功劳啊，我担人家情呢！怎好反目为仇？

我顷刻之间傻了，像开水锅里捞出的蔬菜，虽腾腾地冒热气，但软不拉塌焉了。以大弟的心性，只要担了人家情，什么都可消除。我还能讲什么？我已五十多岁了，又是个中学教师，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我能脸红脖子粗地上门跟人家吵架吗？罢了，还是古人说得对：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



吴继利

吴峰 摄

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往往使我兴奋不已。浮想联翩的是对往事的回忆。

1957年我出生在金寨县斑竹园镇，少年时没有出过大山，总以为天下到处都是荆棘丛生。

1967年，我在峰回路转的七八公里外王氏祠小学读书，沿途哪儿踩着石步过河，哪个岭头有歇息纳凉的大树，哪儿有玩耍的大石板，都记忆犹新。没有大人接送，同伴们夏天赤着脚，冬天穿着单鞋，连走带跑。我被踢掉指甲的右脚大拇指至今还是“瞎”的。

60年代末的一天，庄里来了很多人，很热闹，说是修路的。我们都腾出房子让他们住。他们是全县调度的农民工筑路工程队。住我家的是燕子河和铁冲的，约20多

讲好红色故事 筑造红色小镇

夏富巧

大别山区是红色文化的摇篮之一，霍山县下符桥镇红色文化资源底蕴深厚，是霍山最早建立党组织的红色区域。在此孕育产生了早期霍山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斗争历程，走过一段段烽火岁月。

“如何让红色基因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如何让红色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何借助深厚的红色文化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这是我们镇党委、政府近些年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据下符桥镇宣传委员杨建勋介绍，2020年，下符桥镇党委、政府充分挖掘本镇红色文化内涵，将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打造鲜明特色的下符桥名片——三尖峰红色旅游文化中心。项目总投资约1500万元，面积约33000平方米，建设“一园一馆一湖”，即三尖峰烈士陵园、百年符桥纪念馆、丹心湖。

沿着丹心湖边走进百年符桥纪念馆，百年符桥浮雕庄严肃穆，“淮西第一桥”，“霍山北大门”，十个大字让人眼前一亮。进入纪念馆黑炭冲战斗布展区域，用儿童连环画来讲述战斗小故事和军民鱼水情，再配上立体战斗场景的声光电，让参观者既了解了战斗中的感人故事，又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斗的宏大场景；展馆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分为烽火岁月、正追沧桑、希望田野

三个部分，不同于一般展馆只展示到1949年，这个展馆展示了1920年至2020一百年下符桥的革命斗争史、奠基立业史、改革开放史，这在六安市还是首次。

拾级而上，我们登上纪念馆边上的烈士塔，四周环绕矗立的树木，像是一个个昂首挺胸的士兵，守卫着这座神圣的烈士陵园。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座烈士墓原是纪念在黑炭冲战斗中牺牲的烈士，2020年，镇党委、政府对烈士墓园进行扩建，涵盖了在下符桥区域内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在不同革命时期牺牲的615名下符籍籍革命烈士。每年清明节、建军节、七一、十一等重大时间节点，有很多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党员群众、中小學生来此开展重读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也有很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等革命斗争的亲历者、见证人自发来陵园参观、瞻仰、追思。



红土地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一个周末，雨后初晴，天气很好，早早起床，收拾停当，开车去接老爸，今天我的任务只有一项：陪老爸钓鱼。

老爸一生爱好不多，平时除了养养花，就是喜欢去钓鱼。这个爱好，好像是老爸转业回家乡之后才有的，相对于二十多年规律严谨的部队生活，地方的工作和生活都让老爸感觉有些不太适应。闲暇之时，老爸就喜欢上了钓鱼。

除了满足个人爱好，钓鱼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实惠就是让并不富裕的家庭常常获得打牙祭的机会。每次钓鱼回来，看着网里鲜活的鱼儿，妈妈总会满脸欢喜地忙活着清理鱼，或烧或蒸或腌，有性子长的鲫鱼，妈妈也会视情况放入水桶中养起来，留作我们下一顿的美食。

长大一些后，父亲钓鱼的时候便开始带上我。作为老爸唯一的贴心小棉袄，我也成了老爸钓鱼时最得力的小帮手。

记得初三时的我，已经有1米65的个头了，可老爸还把我当成小丫头一样，让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一边骑还一边不停地地说“头往下低点、避我看路啦”，一路风驰电掣而过，留下父女俩开心的笑声。

虽然对钓鱼并没太多兴趣，但长期随着钓鱼迷老爸走塘穿河，耳濡目染，对于钓鱼的流程也算是熟能生巧。兴趣来了，我也会甩上两杆子，钓几条鱼上来，证明一下老爸的调教卓有成效，俗话说虎父无犬女啊。只是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忙着自己的工作、家庭和学业，已很少陪老爸钓鱼了，记忆中最近的一次也是在三四年前了。

老爸退休后，没事就和几个朋友一起，或是一个人骑着车，到野外钓鱼。只是过了七十岁后，人明显衰老许多，这两年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外出，于是趁着天气好，陪他一起去过过瘾。

老爸早已准备妥当，各种装备，满满的一大包。父女二人，径直向目的地进发。朋友在离县城不远处寻了一个池塘。池塘不大，有经验的老爸绕塘四周转了一圈后，便判定这塘里以哪种鱼居多，并迅速选定两处位置，准备撒饵。这时，老爸打开他的装备包，虽然近年外出不多，但老爸的装备可一样不少，钓不同鱼的各种饵料、不同型号的鱼线、网兜、小凳子、遮阳伞样样具备。看老爸拿出遮阳伞插好，放好小凳子，就开始熟练地穿线、上饵，我似乎又看到了许多年前带我钓鱼的老爸。

老爸专注地盯着水面，一副老翁坐定的姿势。我蹲在老爸旁边，看了一会，便不耐烦了，来回地走动，一会去倒杯水喝，一会又去拽上两朵茶。老爸无奈地说我还小时候那样没长性，鱼都给我吓跑了。在他的眼中，也许我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吧。

水面波澜不惊，只是偶尔会有一两条小鱼跳出来，荡起一圈圈的涟漪。过了许久，露在水面的浮漂开始下沉，几秒之后又浮了上来，这就是钓鱼人俗称的“送浮”，表明可能会有鱼儿上钩或是游过。到底是不是上钩了，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鱼儿其实是很聪明的，它也要试探几下，确定没危险了才会放心吃饵。来回几次，老爸屏声敛气，待浮子全部隐入水中，鱼线垂直下沉的时候，老爸使劲把鱼杆往上一拉，一条亮白耀眼的鱼儿便欢蹦乱跳地跃出水面。老爸提着鱼杆将鱼拎到岸边，鱼儿掉落到草地上，我眼疾手快地一把按住，扔进放在池塘边的网兜里，父女配合得相当默契。哈哈，终于开张啦！接着，又有第二条、第三条鱼陆续上钩。

别人都说钓鱼是个体力活，一点也不错，不停地拉钩，换饵，又加上不时会有鱼儿上钩了却跑掉的懊恼，即使我在旁边只是负责捉鱼进筐，两个多小时，也是觉得有些累了，可老爸意犹未尽，一点也不显疲倦之态，还把小凳子让给我坐。临近中午，阳光已有些灼热了，我和老爸决定鸣金收兵。

一上午的时间，收获不算太大，只钓得几条小鲫鱼、一条鲤鱼。可看着老爸笑呵呵的样子，一点没有遗憾和沮丧。帮老爸收拾装备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老爸在乎的也许不是钓鱼这件事，而是一种陪伴，是父女俩在一起的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陪老爸钓鱼

张莉